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新聞史料
三編



方漢奇 王潤澤 郭傳芹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方漢奇
王潤澤
郭傳芹
主編

民國時期新聞史料三編

第七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七冊目錄

報學論叢 劉豁軒著 益世報社，一九四六年出版	一
新中國新聞論 (偽)國民政府宣傳部中央報業經理處編輯 (偽)國民政府宣傳部中央報業經理處，一九四二年出版	一二七
武漢新聞史 秋蟲著 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一九四三年出版	三五一

劉
豁
軒
著

報
學
論
叢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從民國十七年到現在，前後辦了九年報，教了九年書；結果是毫無成就。居常默念：人生最應有爲的一段，就這樣消逝了嗎？未來的歲月又將如何？

在燕大的時候，就想寫一本書，討論報學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新聞的確實」。五年前的今天，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大被日寇強佔，我同幾位同事被捕入獄；平日搜集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因此蕩然無存。近兩年，常想就記憶力之所能及，勉強寫成，而迄今尚未動筆。

這本書裏的幾篇東西，是我在教書時期「應徵」「應邀」不得已而爲之的產品，根本不值得浪費紙墨。可是爲了便於青年同學參考，並藉以警惕自己，策勵自己，覺得也不妨編印出來。

裏面有幾篇文章，如「明日的中國報紙」，「報紙與罪惡新聞」，「公意投票」，「此次國難的宣傳」，「燕大的報學教育」等，原來都附有註解及參考書目。此次爲了便於排印，完全取銷了「幾篇講演，是幾位燕大及中大同學紀錄，經我整理的。」「燕大學生公意投票」及「燕大的報學教育」兩篇，是我同張君景明合作的。「怎麼樣看報」，是王君愷增由英文翻譯過來的。本書排印時，劉君讓之協助校正。統在此致謝。

豁 軒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於天津

目

錄

明日的中國報紙	一
報紙與罪惡新聞	一〇—一四
中國報業的演變及其問題	一五—二〇
報紙的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	二一—三一
報紙與社會服務	三二—三六
戰爭時期的報紙	三七—四二
此次歐戰的宣傳	四三—五〇
怎麼樣看報	五一—五九
公意投票	六〇—六三
燕大學生公意投票	六四—七九
燕大的報學教育	八〇—一二〇

明日的中國報紙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在北平中國大學講演

在討論本題之先，有幾點要略加解釋：第一，我所說的報紙，是指自由的，職業的報紙；政府的統制的報紙不在討論之列。第二，我用「明日」兩個字而不用「將來」；因為「將來」含着演變的，消極的意義；「明日」則含有不滿意現狀，期待着由黑暗躍入光明的積極的感情在內。第三，我不是要作預言，而是要根據中國報紙過去演變的歷程，參酌報紙進步國家的實際情形，對於明日的中國報紙作一個概括的推斷。第四，任何社會組織都有牠決定的因素。報紙，除了牠的主觀的問題之外，還有些客觀事實；這些客觀事實，對於明日的中國報紙的決定性，有更強大的力量。換言之，要談明日的中國報紙，必先推斷明日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可能的情勢。明日的中國在這幾方面將呈現什麼姿態呢？我們只能根據過去和現在，作比較可能的假定。

(一)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本題。

開頭先要作一個基本的，樂觀的假定：假定明日的中國是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所謂現代的民主國家，就是說內部和平統一，對外獨立自主；而政治制度則是民主的。民國以來的中國，嚴格的講，既未和平統一，又非獨立自主；政治制度則始終不是真正民主的。這種客觀環境，是凡百事業前進的阻力；當然更是中國報紙未能正常發展的主要原因。四分五裂，連年內戰的結果，只能有以軍閥官僚為背景的報紙；自由的職業的報紙，不只發展極度困難，且隨時有被摧殘的危險。至淪陷於殖民地狀態的國家，整個宣傳機構，直接或間接在外人控制之下，根本不允許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存在。其次，報紙與政治制度也有密切的關係。自由的職業的報紙與民主政治是同時產生的雙胞弟兄，牠們是互相為用，互相依賴的。沒有自由的職業的報紙，民主政治不能運用；沒有民主政治，自由的職業的報紙沒有存在的可能。從前的專制政府，行的是愚民政策，根本不需要報紙。近代的獨裁政治，「報紙只是政府才能彈的鋼琴」。民主政治，也叫「公意政治」。國家的立法，是人民公意的表現。人民參與國家立法的方法，雖然在制度方面有選舉，議會，政黨，創制，複決，罷免等方式，然而最靈活最敏捷的方法莫過於報紙。其次，實行「公意政治」，必須先使民衆能正確的，迅速的知道政治及社會各方面的實際情形；然後公意的表達才有根據，才能正確，才能對國家立法有貢獻。這當然非賴報紙的力量不可。西洋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報紙發榮滋長，突飛猛晉；主要的原因是民主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許多國家之內，民主政治陷於危機，自由的職業的報紙

也隨著窮途沒落。中國今後的政治制度假如是獨裁的，則報紙的問題根本不必討論。依現在國內外情勢觀察，我們可以推斷，今後的中國政治，雖然不能說立時就可以成爲民主的，至少要向着民主方面發展。民主政治，一定要把報紙自由列爲人民基本權利之一，明定於國家根本大法之內。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在法律上得到了安全的保障。所謂報紙自由，就是說，在和平時期，人人都有權利辦報，人人都可以作報人，人人都可以把他信以爲真的意見藉報紙發表出來。既不要登記，也不許檢查。任何限制報紙自由的法規都不應有；就是「出版法」，也是同「報紙自由」不並存的。必得這樣，報紙才有存在的價值，才能盡牠的使命。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自由的職業的報紙一定會發揚光大。我們自然期待着這種境界的來臨。

報紙自由不是絕對的，牠包含着法律的與道德的責任。所謂法律責任，是報紙刊登侮辱個人或團體名譽的記載，要受法律的制裁。這在西洋叫「誹謗法」。在美國，誹謗法又分「民事誹謗」和「刑事誹謗」。民事誹謗是指個人受損害，刑事誹謗是指社會或國家受損害。中國雖沒有有系統的誹謗法規，但在民法裏也有這類條文。報紙自由要受這種法律的限制。這不非同報紙自由的原則毫無觸；而且是極合乎民主精神的。所謂道德責任，是報紙刊載任何文字或圖畫，必須是對國家社會有益的。這在表面看像是無關宏旨的簡單問題，實際却是極重要而且很複雜的；因爲牽涉範圍既廣，影響又特別大；同時標準又極難確定。過去一個多世紀，在西洋現代報紙演變過程中，這是一個中心問題。除了依賴報人自身的努力之外，還沒有完善的解決辦法。明日的中國報紙的發展，有賴於現代的民主政治；同時更有賴於能善用報紙自由的報人。政治非民主，中國報紙自然不會有明日。沒有真能瞭解報紙自由的報人，中國報紙也不會有明日。

此外還有一點，將來也要成問題的。民主政治有一個傳統，就是政府不只不統制報紙，而且不染指於報業。就連政黨，無論在朝在野，多數少數，也很少正式公開辦「機關報」的。俾斯麥是近代第一個善於利用報紙的政治家，他也只能用間接的方法，暗地裏控制幾個所謂「爬行報紙」。英、美、法以及九一八以前的日本，甚至民國初年的中國，沒有一個政府辦過報紙，通訊社，電影，劇院以及廣播無線電台。在民主國家之內，報業及其他宣傳事業，是人民獨享的權利。還記得，一九三九年歐洲正鬧着所謂「莫尼克危機」的時候，英國政府見於德國海外宣傳的可怕，以六千鎊的代價，補助路透社有限公司，每天向海外增發兩千字的電報，以與德國的DNB對抗；結果引起了議會對政府的責問與論辯。路透社的負責人雖然一再說明不因此失去獨立的立場，政府一再的解釋說這是爲了國家的利益，也擋不住議會的反對。第一次歐戰的時候，英美兩國政府爲了戰爭的勝利，均曾致力於宣傳工作。英國最初的威靈吞大廈，其後的情報部，美國的情報局，對戰事都會有過很大的貢獻。可是戰事一旦停止，這種組織立時就宣告撤銷。原因是：（一）報紙是一種企業，企業以民營爲原則，政府不應該與民相爭。（二）在民主政治之下，報紙的主要功用是反映輿論。輿論是「民意」，不是「官意」。輿論自然也可以擁護政府，而主要的作用還是監督政府。（三）政府染指於報業就等於統制報業，也就等於限制，甚至威脅人民的言論出

版的自由。現代報業需要資本，資本越大力量也就越強。政府以國庫爲報紙的經濟後盾，還有誰可以同牠競爭？結果勢必至變輿論爲「官論」。這就如同政府在台上演劇，同時又在台下喝采。也可以說政府用間接的方法「防民之口」一樣。就政治制度說，這是反民主的；就報業本身說，這是不公道的。獨裁政治把報紙收歸「國營」，最爲民主政治所詬病。因爲這種的控制，實際就是欺騙，其害無窮。中國自從民國十七八年以來，掌握政權的國民黨所辦的報紙及通訊事業規模日大，勢力日增。民營報業已經感受到相當的威脅。中央通訊社的發展，對中國報業雖然不無助力；可是國民黨用牠控制了全國的報紙，同時使民營通訊事業沒有發展的機會。假如中國將來要走上民主之途，這也是一個應該注意的問題。實際，一個政黨或是一個政府，如果牠的施政是真正爲國爲民的，不愁沒有民間純正輿論的擁護。這種的擁護，纔更有力量，更有價值。否則，任憑用什麼方法統制報紙，也沒有用處；終必有「川湧而潰」的一天。

(二)

第二，假定明日的中國努力於物質建設。因爲機器的發明，生產方法的改變，現代凡百事業都要企業化。所謂企業化，就是用大量的資本，科學的組織，機器的運用，以求大量的生產。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在物質文明先進國家，早已踏上了企業之途。在若干國家，報業且已列於「大企業」之林。這是西洋工業革命以後自然的結果。所謂報紙的現代化，就是企業化。企業化是報紙發展必經之路。現代的機器文明，有三種同報業有關係：一，交通；如火車，輪船，飛機。二，通信；如電報，電話，無線電，無線電傳影。三，各種印刷造紙機器。這種機器的發明和應用，促成了現代報紙的誕生與發展；同時也就使報業變成了企業。例如交通：美國在一八四零年全國鐵路共爲九千英里，那年全國報紙的數目是一千六百多種。到一九零零年鐵路增至十九萬英里，報紙則增到兩萬一千多種。報紙的發達同交通工具的進步成正比。交通如此；印刷造紙和通信的機械化，對報紙也有同樣的影響。近代的機器文明，不只對報業有這樣直接的關係；牠還造成了支持報紙企業化的經濟環境。一般生產的機器化，企業化的結果；是工商業發達，人民物質生活提高，人類社會關係密切；這不只產生了社會對報紙的需要，而且加強了社會對報紙的經濟支持力。在機械化，企業化的物質環境之內，當然的，也是必然的，產生機械化和企業化的報紙。

中國的物質文明，比較西洋起碼落後一個世紀。尤其因爲連年的外侮與內亂，過去四十年的虛度最令人痛心。假定我們從戰事結束以後就舉步向前，我們的時代也只等於西洋十九世紀中葉。一切落後，報紙當然不會跑到前面。據有人估計，事變以前全國報紙的總銷數，每日最多不過二百萬份。這只等於英，美，法，德，蘇，日等國一個大報的銷數。這個渺小的數字，也可以代表中國報業組織與設備的簡陋；同時也說明，中國報業還在徘徊於企業化的前期。戰爭結束以後，中國爲求永久的生存，必須積極的走上現代化之途。必要飛快的追隨四洋，努力於物質建設。用現代的方法和工具，開發富源，發展交通，振興工商業。一般的事業現代化，報紙也就隨著現

代化，還是可以斷言的。

報紙的企業化，自然是進步的現象。第一，新聞來源可以展開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利用新的傳信工具到至高的程度，全人類的動靜，都可以隨時收入新聞記者的鏡頭。第二，新聞傳遞迅速正確。電報電話比較驢馬鴿子傳遞消息迅速，全部應用電報電話，又比部分的應用迅速。將來無線電傳影發送以後，傳訊不只更迅速，而且更正確。第三，新式的交通工具增加報紙傳遞的速度。汽車比自行車快，飛機又比火車快。第四，報紙企業化，印刷材料可以大量生產，報紙也可以大量生產。這樣，報紙的成本當然減低；利潤也就優厚，同時又處於經濟支持力強的環境之內，業務發展的機會自然很多。報業到了這個階段，假如善於經營，真是可以賺大錢的。第五，報紙企業化，組織必須科學化；組織科學化，工作效率當然增加，人力物力兩都經濟。第六，報業機器化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把作報的時間延長，印報的時間縮短。新聞記者最大的威脅是時間，他要隨時同時間鬥爭。美國人稱報紙編輯最後的時限爲「死線」，可見作報所受時間限制的嚴格。報紙的內容要豐富精彩，作報的時間必須從容。從新聞採訪，傳遞，以至編輯所能運用的時間越長，報紙內容越能精彩。假使出報的時間是早晨六點，任何地方在五點鐘以前所發生的新聞都能登在報上而不悞六點鐘出報，那是最理想了。出報的時間是「死」的。一晝夜只有二十四小時。把這二十四小時分配在作報同印報上面；印報的時間長，作報的時間就短；作報的時間短，報就不會作好。反之，印報的時間短，作報的時間便長；報紙內容便會好的多。怎麼樣可以把作報的時間延長，印報的時間縮短呢？只有在印刷工具上想辦法。生產迅速的印刷工具，便是進步的印刷工具。輪轉的軋筒機勝過手搖的平版機，主要原因是前者印的快。前者節省印報的時間，而延長作報的時間。這是報紙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其關係非常重大。

可是，報紙的企業化也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報紙的企業化也就是資本化。企業化的報業，需要大量的資本。拿美國的例子來說：當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報紙還在企業化的前期，辦一個報也不過用幾千美元。葛瑞萊的紐約講壇報，在一八四一年創刊的時候，只用了二千美元。就是奧克司在一八九一年接辦紐約時報，他的資本也不過是七萬五千美元。現在美國隨便一個報的資產也要在幾百萬以上。芝加哥每日新聞前些年出盤，賣了一千三百萬。費城檢閱報賣了一千五百萬。那就是說，現時在美國要辦一個同這兩個相彷彿的報，起碼要一千幾百萬的資本。這兩個報在美國也不過是中等以下的報。要想辦一個如紐約宣告講壇報或紐約時報那樣規模的，勢非幾億圓以上的資本不可。爲什麼要用這樣大的資本呢？一大半是用在新式的機器設備上。所以企業化的結果，非有大量的資本不能辦報。報業本是「思想的職業」；可是報業發展到這個階段，這種職業便受了嚴重的物質條件的限制。任憑你有甚麼理想，主義，原則，沒有資本，固然要與在肚子裏，就是資本小也不易宣述出去。反之，你如果有資本，大量的資本；就是邪說異端，也能够傳布到社會上。此其一。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一切的事業，資本越大越容易發展；越容易發展，越要謀求更大的發展。這樣，一國的報紙，很容易被少數資本家控制。美國現在有六十幾個「報系」，包括三百六七十個報；控制着全國報紙總銷數的百分之四十。在民主國家之內，這當然是不

公平的，也是很危險的。此其二。報業既需要大量的資本，在經營方面，一定要謀求利潤。把報紙看成貨物，辦報便成了生財致富的手段。要投資的利潤大，必須貨物銷的多，因此便不能不迎合讀者的心理。讀者喜歡看什麼，便登什麼；喜歡知道什麼，便報告什麼；願意聽什麼，便講什麼。甚麼原則，理想，政策便都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了。這又違反了報紙原有的使命。話這樣講自然不免失之於極端；但是至少在邏輯上是如此。而且嚴格的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法，戰前的日，德，等國報紙演變的歷史，程度雖有不同，傾向無不如此。像革命的「觀察者」，美國的「基督科學箴言報」，華雷岡的「羅馬觀察報」，只顧原則，不計利潤的，實在太不見了。此其三。都是報紙企業化以後可能發生的結果。今後中國報業勢必要向企業化方面發展。七七事變以前，上面所分析的種種現象，已經顯露了端倪。我們現在應該借鏡於走在我們前面的各國報業的情形，對於這個問題早作考慮，早作準備。

(三)

假定明日的中國努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報紙需要更多的讀者。中國全人口號稱四億五千萬。事變以前，全國報紙的總銷數不過二百萬份。美國全人口是一億二千三百萬。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美國全國報紙日銷四千二百萬份。核計起來，中國每二百二十五個人看一份報，美國三個人看一份報。這兩個數字相差太遠了。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自然也有經濟的和政治的；然而主要的還是由於中國文化教育的落後。中國辦新式教育已經半個多世紀。高等教育比較西洋自然差得很遠；平民教育的提倡，也未見有什麼效果。又因為物質生活的壓迫，少數識字的人同時有讀報能力者，當然為數很小。事變以後，情形又自不同。一般人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比較以前增強；同時社會生活又在激烈動蕩之中，對於時事的注意，自然今非昔比。雖然沒有統計數字，但我們可以想像，事變以後，全國報紙的銷數一定增加了很多。將來戰事結束，人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當然還能保持，或者更要加強。假使將來施行民主政治，努力物質建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更加密切，更可以增加社會對報紙的需要。可是增加報紙讀者的根本動力，還是文化教育的進步。中國將來要立國於天地之間，非要加緊的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不可。教育普及，識字的人增加，報紙銷數自然也就普遍的增加了。這是顯而易見的。

現代報紙不需要更多的讀者，還需要有思想的讀者。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可以有更多的弊端，尤其企業化之後，甚至可以成為罪惡的媒介。關於這方面，我們在上邊已經約略的提到。十九世紀後半西洋各國的報紙對社會究竟利多於害還是害多於利，是值得辯論的問題。報紙本來只應以社會福利為目標，而現代報紙竟使人發生這個疑問，其責任當然要由社會經濟組織和報人共同負之；但與報紙讀者也非毫無關係。例如報紙迎合讀者的淺薄的感情的和不道德的心理，這必是因為讀者是淺薄的，感情的和不道德的，才給報紙以迎合的機會。有人說報紙是社會的產物；就原則講，這句話是要不得的，而實際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拿上海和北平比。上海一向是商業繁盛

的「不良小報」叢集之地，北平則不然。再拿美國的紐約司密德頓比，美國的「黃色報紙」幾幾長於紐約，而華盛頓則極少見。所以報紙的好壞，社會也要負一部分責任。一個國家讀報的人的量的多，自然勝於量的少。最要緊的還是讀者的質的提高。就是要有更多有思想的讀者。報紙讀者之質的提高，可以造成一種「輿論的輿論」。這種輿論，可以控制報紙，不使牠向邪路走。美國是所謂「黃色報紙」的發祥地，在本世紀的前後四五十年間，這種報紙社會造了許多孽。後來風氣日見澄清，邪道的報漸漸走上了正軌；主要的力量是美國多數的報紙讀者都能分辨什麼報要得，什麼報要不得。要不得的報就給牠一個抵制，使牠不能立足，或是使牠不得不改邪歸正。前些年美國許多大學教授聯名發表宣言，呼籲抵制黃色報紙大王賀斯特。同時並有人大聲疾呼，揭發美國報紙的「十九罪狀」。這在當時雖然只收到了「道德的效力」；但是今日賀斯特的報，比較美西戰爭時期的胡搞，其進步已不可以道里計。這多半是由於「輿論的輿論」制裁的力量。本來報紙同社會的關係，非比商品與購主那樣簡單。雙方互有權利和義務。有人說報紙是社會的「公共信託」，社會無形中對報紙負有指導的責任，制裁的義務。有思想的讀者，不允許報紙亂來，所以要報紙盡到牠應盡的職責，有思想的讀者對牠發揮力量也是要緊的。一國識字的人多，只能增加報紙讀者的量；只能使報紙銷的多。一國的文化學術水準高，不僅增加報紙讀者的量，還能提高報紙讀者的質。報紙讀者的量的增加，不是理想；質量同時並增才是進步。

報紙讀者的質的提高，不但對報紙能發揮消極的制裁；還有積極督促報紙進步的力量。假使一個國家科學發達，多數人都受過科學的訓練；他們的態度比較客觀，他們有分析、分辨和判斷的能力；自然報紙的內容至少必須能經得起這種讀者的眼。報紙的言論，必須力求客觀，新聞必須力求正確。這種無形的「選擇」監督，對報紙進步有很大的關係。

此外，從作報的技術方面看，現代的報紙也需要有思想的讀者。報紙機械化以後，作報的技術也由簡單而複雜。新聞的範圍日廣，人類社會各種現象都將成爲新聞記者採集的目標。從「盜竊」、「自殺」，一直到國際關係。假使報紙讀者沒有一點學術修養，沒有新聞之背景的知識，對於每天報紙所登載的，必將有一部分使他們感覺味同嚼蠟，甚至根本不知所云。而且新聞紀錄的方法，也不是以前那樣簡單。譬如，一段新聞電報的「電頭」，包涵好幾件事，如：「柏林三日海洋社電」，「柏林」是指這段新聞發來的地點，「三日」是發報的日期，「海洋社」是發這段新聞的機關。「柏林」是納粹德國的首都，「海洋社」是希特拉的喉舌。看到這兩個名詞，不用看新聞內容就可以大致斷定這段新聞一定是對德國有利的。假如另外一段新聞，報告同一件事，而「電頭」是「倫敦三日路透社電」，「倫敦」與「路透社」兩個名詞又指示給讀者這段新聞的另一個背景。同是報告一件事的兩個不同「電頭」的新聞，牠的內容常常不一樣。「電頭」裏的幾個字，對一段新聞的瞭解有很大的暗示。何去何從，那就要讀者自己去判斷了。自然讀者可以責備新聞編輯，爲什麼不直接的把可靠的那段登出來，不可靠的不要登，豈不省了讀者很多的麻煩。不錯，新聞編輯有這個責任，可是有許多時候他自己也難判斷清楚。與其冒險，不如都登出來，叫讀者自己去選擇。新聞編輯這種態度並不是「滑頭」，因爲這表示他沒有成見，他客

觀，他虛心；他不願意自認爲比讀者更聰明，而以他的腦筋代替了讀者的腦筋。這種作報的方法實在是進步的。像這類的問題非常多。報紙越進步，報紙讀者的責任也就越大。社會自然希望有好的報紙，報紙同時也希望有有思想的讀者。我們期待着將來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達，期待着有更多有思想的讀者，協助促進將來中國報紙的進步。

(四)

最後談到報人。假定上面的三個「假定」將來都能逐漸成爲事實；自然要加重報人的責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發展的機會越大，失敗的機會也越多。明日的中國報人怎樣去肩負這個千鈞重擔呢？講到此處，我願意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來喚起將來中國報人的注意。在現代一切職業之中，報業是最繁雜的，簡直可以說是「不可能的職業」。因爲許多別的職業都能有一個有限度的至善至美；報業沒有。永遠不會有。許多別的職業的從業者，可以有絕對的成功；報人只能有比較的，相對的成功。他的工作的結果，無論自己認爲如何滿意，別人譽爲如何優異；但總是有缺陷的。許多的缺陷。報人的主要工作是紀錄社會現象。報人是主體，社會現象是客體。主體和客體都有絕對不能克服的困難。我們先從主體說起。報人紀錄社會現象必須要正確；要紀錄正確，必須觀察正確。報人的觀察能正確嗎？據現代最時髦的實驗主義哲學家告訴我們說：「不能。」他們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因人受教育。就是說人能利用經驗。人若不受教育，便同貓，狗沒有什麼兩樣。他們把人的思想方式分爲三種：一是「白天作夢」，就是胡思亂想。二是「試驗與錯誤」，就是瞎碰。三是所謂「解決問題的思想」。人若不受教育，他的思想方式不出一二兩種。這兩種思想方式，也就是一切禽獸的思想方式，從蒼蠅到馬牛羊都優爲之。有的人所以能够高明一點，是因爲他們會運用第三種思想方式。可是這種思想方式要受知識的限制。必須知道的多；才有運用的能力。要知道多少才行呢？是「學富五車」，還是「八車」呢？據孔夫子的經驗，他說他活到七十歲就能够「從心所欲，不逾矩」。他學習了七十年，積蓄了七十年的經驗，用現代的話說，他的腦筋才清楚。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只有一個孔夫子。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孔夫子那個時代的社會，不能與現在的社會同日而語。假如他老先生在今日，恐怕再加上三十年，也未必能够有那樣的自信力。何況渺小的我們！宇宙萬事萬物，人生數十寒暑；任你用盡了畢生之力，你能學習多少？知道多少？照實驗主義哲學家的說法，別的不說，報是不能辦的，報人是不能作的。

實驗主義把人看成不是個東西，這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相信「人爲萬物之靈」，相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來就有一面觀察萬事萬物的鏡子，一個衡量萬事萬物的尺子。人即使一個大字不識，或剛呱呱墮地，他比其他的動物高。可是不幸的很，人的道面原來明亮透闢鏡子，都免不了落下許多所謂「思想的灰塵」。什麼七情六慾，偏見，感情，情性等等；再加上許多不能免的身體方面的缺陷；因而鏡子所反映出來的，絕對不易同原來的一樣一樣。因此，人的這個尺子，也就忽短忽長，不易準確。報人也是人，當然也